



溫瑞安神州奇俠系列（正傳）

闖蕩江湖·神州無敵

三

（台灣）溫瑞安著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目 錄

闯荡江湖

第一章	君臨天下.....	1
一	心刀與手刀.....	1
二	權力幫主	10
三	李沉舟	21
四	爭奪	34
第二章	八大高手	41
五	鐵騎銀瓶・東一劍西一劍	41
六	木葉豹象・章殘金萬碎玉	52
七	英雄血！仇人頭	66
八	第一次決斗	75
第三章	費家的人	82
九	大雁塔里的秘密會聚	82
十	塔里的血案和灞橋上的械斗	94
十一	終南山上.....	106

	十二 秦風八與陳見鬼.....	116
	十三 第二次决斗.....	124
第四章	華山故事.....	134
	十四 第三次决斗.....	134
	十五 沒有臉目的人.....	144
	十六 二胡、琴與笛	152

神州无敌

第一章	墨刀魔杖.....	158
第二章	南宮与慕容.....	177
第三章	困兽斗.....	205
第四章	一刀五断.....	226
第五章	擂台.....	252
第六章	擂台下的擂台.....	272
第七章	还我河山.....	299

	十二 秦風八與陳見鬼·····	116
	十三 第二次决斗·····	124
第四章	華山故事·····	134
	十四 第三次决斗·····	134
	十五 沒有臉目的人·····	144
	十六 二胡、琴與笛·····	152

神州无敌

第一章	墨刀魔杖·····	158
第二章	南宫与慕容·····	177
第三章	困兽斗·····	205
第四章	一刀五断·····	226
第五章	擂台·····	252
第六章	擂台下的擂台·····	272
第七章	还我河山·····	299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闯荡江湖

第一章 君临天下

一 心刀与手刀

“到金顶去。”萧秋水说。

“去做什么？”萧开雁问。

萧秋水良久没有答。

“如果我告诉你，”他终于说：“你能不能不生气？”

萧开雁沉实地颌首。

“我答应了剑王临死前的要求，把无极先丹送到李沉舟手里；”萧秋水简单、扼要地说：

“而今李沉舟正在峨嵋金顶之上。”

李沉舟是毁掉浣花剑派的元凶，也是武林白道人物之首敌，更是族仇家恨的匪魁；——而今萧秋水却答应了一个毁灭萧家的首脑之要求，给李沉舟送上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瑰宝：无极先丹！

萧开雁没有直接回答。

他平实恳切的脸，横着浓眉，在遥望山谷远方，远方的山谷。

远方有云、有天光。

“峨嵋的云，真不同凡响。”他忽然冒出了这一句话来。萧秋水举目望去，高处不胜寒。

“从前武林中有对兄弟，姓姜，人人都知道姜氏兄弟一联手，天

下难敌手。又说姜氏兄弟两人一心，如同一人：姜任庭是老大，运筹帷幄；姜瑞平是老么，决胜千里。”

萧秋水望定他的二哥，他不明白萧开雁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说起这些。

“可惜后来姜二成名了，名气几乎要比姜大还大。他渐渐脱颖而出，做事不在他老大的影子之下了，自创了一套方法，而且扬名海外，很多姜大以前的旧部，都跟了他，于是，两人终于相互猜忌起来……”

萧开雁平静地说下去：

“终于他俩为了彼此的自尊、权威、人手、利益，而引起争端。姜二年少气盛，声名鹊起，姜大身边的高手，转成了姜二手下的红人，姜大心想：你既吃碗面翻碗底，我索性要你看，究竟姜还是老的辣……为了证实这点，做颠覆盖二身边的亲信，并且遣人在姜二的组织里卧底、离间、挑拨、狙击，无所不用其极；他弟弟开始姑念其栽培之恩，一再忍让，但不甘被对小方覬，又怕退无容身之所，故挺身而战，所用手段之辣，亦不在乃兄这下……”

“如此；”萧开雁很快地结束了这个故事，“两兄弟拼斗不已，实力大损，姜二屡次要求复合，姜大碍于颜面拒绝，待姜大有意撮合时，姜二羽毛已丰，无意回头了……所以当权力帮崛起时，这兄弟，便被逐个击破，个别给消灭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一套方法；”萧开雁凝视他弟弟，说出了他的结论：

“只要你信任他，便由他做去。”他殷实黝黑的方脸坚颜无比：

“你要送交东西给李沉舟，便去吧。”

“我信任你。”

萧秋水看着他这个沉实甚至太老实了的哥哥，眼中不禁已有了崇敬之色，他补充说：

“那无极先丹，其实是假的，而且有毒。”

萧开雁“噫”了一声，沉吟了一下，终于道：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倒不是指我们两个，而是大哥和你的性格，磨擦较易，从办‘十年会’一事上，便可看出；”他接着又说：

“他在点苍之败，引为毕生之憾，现处于失意期间，比刻不宜再刺激他。”

萧秋水急询：“大哥有消息了？”

“没有。”萧开雁望向山谷的云雾，老实的脸上呈现了担忧的神色：

“不过我知道他一定还活着。”

“我了解；”萧秋水答。他现在才正式感觉到这平时木讷的二哥，并不像一般人想像中那么鲁钝——这就是大智若遇么？“如果我见着大哥，尽可能会让着点。二哥不用担心。”

“那我就放心了；”萧开雁道，他每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般有力：

“从前的权力帮，为了灭‘姜氏兄弟’一脉，折损了创帮立道的钱六和麦四两大高手；”萧开雁叹了一口气又道：

“要是‘姜氏兄弟’不分开，当时权力帮倾全力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也不会有今天权力帮坐大后的局面了。”

“我懂；”萧秋水连声低应：“我懂得。”

萧开雁平实的脸诚实地开心了起来：

“你懂得就好。”

“我们上金顶去吧！”

“我们？”

“对。我们，一齐！”

峨嵋山以万佛顶为最高，次为金顶，再为千佛顶，但以景色幽境佳绝，仍以金顶称最。

在峨嵋，东可望二峨、三峨两山，南可眺臬湖诸名山，西见晒经山，北瞻瓦屋山，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他们两人才走到天门石附近，便发现这两座灰黑色丈高的巨石上，坐了一个人。

一个温文的青衫少年。

乍见有些儿像柳随风，然而又不是。

下面的路狭窄，一不小心，就摔落万丈深崖。

萧秋水、萧开雁同时都思想起，近日来盛传的“战狮”古下巴之死；死前有一个温文的青衣少年跟踪，然后战狮等一众高手，都分别身首异处或被吓死等，无不能活着下山。

莫非这青衫少年便是……

那青衫少年向他们笑了。

“你们要上金顶？”

萧秋水反问：“你是谁？”

那青衫少年还未答话，山坳处又出现了人，青衫少年飘身在一簇一簇迎风吹送的茅花之间，轻笑道：

“奇怪，今天访客怎么特别多？”

萧秋水笑了，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讥诮：“哦？访客？”他说：

“峨嵋山是你买下来的么？”

青衫少年好像没看见也没听出来他的讽刺似的，道：“便是我买下来的。”

萧秋水倒吃了一惊：“你真的买了整座山下来？！”

青衫少年笑了：“天下之地，莫非皇土；权力帮君临天下，这小小一座山，区区的一峰金顶，当然是我们的。”

萧秋水瞳孔收缩。戒备地道：“你是……”

青衫少年抿嘴一笑：“李大帮主座下一名小卒而已……”

话未说完，来人已欺近天门石，一现身，就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青衫客展开包围。

原来这四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大天王属下：“三英四棍、五剑六掌、双神君”中“五剑”之四（“蝴蝶剑叟”已为剑王屈寒山所杀——见神州奇侠故事之《英雄好汉》）：断门剑叟、腾雷剑叟、闪电剑叟、鸳鸯剑叟等四人。

这四人武功高强，原与萧秋水相熟，曾先后在丹霞岭上、峨嵋

山下与萧秋水照会过；萧秋水还曾拯救过其中的腾雷剑叟，所以相交不恶。

只见这四人如临大敌，青年却洒然无惧，萧秋水大奇，惑然问：“他是……？”

青衫客却洒然一挥手，大石之后，立即有十八个眉清目秀的青衣童子走出来。

十八个稚童出来后，又出来十八个幼童，每个束髻冲辮的童子手上，都拿着个长方形的沉甸甸的匣子。

青衫客笑道：“开！”三十六个匣子一齐打开，一时寒光乱影，映眼耀目，原来三十六个匣子里，有三十六柄不同形状的刀。

青衫客笑向萧秋水说：“你刚才问我是谁，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

萧秋水嗟声道：“刀王？”

青衫客一笑，随手捻起一把刀，众人离青衫客虽远，但青衫客手一执刀，刀一横胸，众人只觉胸臆为之一塞，寒意越距侵人。青衫客道：

“这是冰魄寒光刀，原藏于极北之处，深入地底，近年来被该爱极思剑魔人所掘发，现在落入我手中，用此刀者，每一刀劈出，俱是冰之魂、雪之魂、霜之灵，寒之胆，——这是一柄难得的奇刀。”

忽然一闪身，冰魄寒光刀已摆回匣子里，他左手又自另一童子匣中抄起另一柄刀，这刀平平无奇，但一拿在手中，刀身立即发出大漠风沙一般的鸣以及隐漾红光，青衫客道：

“这是宝刀，名叫班超。”

汉时班超与手下三十六剑客，扬威异域，喋血万里，纵横大漠，功高日月，这把刀名叫“班超”，足可见其威，青衫客笑笑又道：

“这刀就是昔年班超所用，三十六剑客用的是剑，他们的头领使的却是刀，好刀，快刀！”他随手一指再指，道：“那刀是‘割鹿刀’，秦时逐鹿中原，始皇帝令一代炼剑大师廉大师所铸，逐鹿中原，割而分之，便是这把刀；”青衫客顿了顿又说：

“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富国强兵，师胡之长以制胡的贴身利刃，名叫‘杀胡刀’，这刀一旦露锋，杀势第一；”青衫客笑笑又道：

“有些刀，单止一柄不为刀，要两柄合在一起，才算是刀，有的更要七、八柄，甚至十几把，加在一起，才为飞刀，你看！”说着又拍了拍手。

石门之后，又走出三十六名童子，他们手上也有匣子，但盒子较为宽大，打开来尽是亮光闪闪的刀刃，青衫客随便指了指，点了点：

“哪，哪，哪——那是鸳鸯刀，两柄合为一把，要两柄齐施，才见功力；那儿的是‘七绷浮屠刀’，要七七四十九柄一齐发出去，鬼器神号，方能见效……”青衫客一口气说到这里，吁了一口气，舒了舒身子，有说不出的倦意与潇洒，道：

“不错，我便是刀王。”

他笑笑又道：“我告诉你们六个人这些，是要你们各自选择一把属于你们自己的刀——我就用那把刀杀你们，这便是我对你们最高的尊敬。”

他说“杀人”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虔敬，仿佛能死在他刀下，是一件很光荣而庄严的事。

“我只诚于刀，我是刀王”。

断门剑叟“霹雷”一声，怒喝道：“什么刀王？！剑王尚且死于我们剑下，你装腔作势，到头来也免不了一死！”

刀王脸色陡变，涩声道：“剑王死了？！”

腾雷剑叟傲道：“朱大天王的人要杀你们，还有幸免的不成？！”

鸳鸯剑叟冷笑道：“兆秋息，你还是随屈寒山的冤魂去吧！”

兆秋息，就是权力帮“八大天王”中“刀王”的原名——“刀王”兆秋息、“水王”公共工、“人王”官古书，都是李沉舟身边的爱将，也是权力帮中的重将。

——而“刀王”兆秋息和“剑王”屈寒山的感情又极笃，“刀剑不分家”，在权力帮来说，是两扇门神；在李沉舟来说，也如同左右

双手。

而今屈寒山却死了。

近日来权力帮在波诡风云的江湖变化中，牺牲已然极大，兆秋息心里是难过的：——偌强鼎盛的一个权力帮，是靠了多少努力，仗赖了多少人才，经营了多少次险死还生的血战，方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近日却屡失人手，损兵折将……

——而今居然连“剑王”都死了！

闪电剑叟见兆秋息呼吸急速，他的眼睛亮了。

高手对敌，越是愤怒，越容易导致疏忽，只要有大意，便有机可袭。

闪电剑叟道：“不但剑王，你们的火王，便死在峨嵋山下，鬼王，死在锦江之中，药王，也被斩杀在浣花溪畔……你们‘八大天王’，早已死得七零八落了，啊，哈哈，哈——”

萧开雁忽然冷冷地加了一句：“一双蛇王，也死在伏虎寺中。”他加上这一句，是因为他也看出一个人在盛怒与悲恸中，连语音说话难免都会尖锐起来，武功必然打了个折扣——在这种情形下出手，很容易有机可趁。

萧开雁虽然老实，但并不古板，权力帮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自然乐得与朱大天王的人共同歼灭当前劲敌再说。

萧开雁的话，连同“四剑叟”的话说了下去，“刀王”全身就开始发抖：他不是怕，不是畏惧，而是悲愤。他武功高，年纪轻。他还嫩。还很容易、很容易就激动。

他突然抄起了一把刀。

一把黝黑的刀。没有丝毫光彩的刀。

四剑叟与萧开雁诸人正在等着他出手。

一待出手，就全力还击。

兆秋息出刀。

刀劈天门石。

“轰隆”一声，丈高的天门石，分裂为二。

石破天惊，兆秋息回力横胸，大笑三声，满目是泪，但激动已平息。

他的伤悲与愤懑，已随着那一刀，劈进了山石之中。

他又回复了洒然。

一个刀法大家的睥睨群雄。

他屏息看自己的刀，几绺乌发掉下来，与天地气息同度。

然后他又说话了：

“这刀叫‘霹雳’，开天地，辟日月，中刀者，人焦裂……你们还是先选一柄能有全尸的刀吧。”

·闪电剑叟这次倒是首先按捺不住，大喝一声，一剑刺出！

剑迅若电！

喝声未闻，剑已刺到！

这剑快比声音还快。

但就在这时，一点刀光，一明即灭。

刀光只一点而已。

可是剑未刺到，已从中被劈成两半。剑裂为二，剑劲全失，这一刀，正好击碎了剑的精气神。

闪电剑叟的剑，便成了无用之剑。

兆秋息道：“这才是‘闪电刀’。”他手上有一柄刀，其薄如纸，乍然竟看不出手上有拿着东西。

这时又有两道剑光一闪。

两道剑光同时发自一人。

鸳鸯剑叟的“鸳鸯剑”。

兆秋息蓦然返身，返身时手中已多了两把刀。

然后鸳鸯就成了四把。

——两柄剑被斩成了四段！

“刀王”兆秋息说：“这是‘斩剑刀’。”

其余“腾雷剑叟”、“断门剑叟”等纷纷怒吼，扑了上去。

兆秋息脸带微笑，以一敌四，瞬间已换了七柄刀。

他换到第七把刀时，四剑叟手中已无一柄剑是完整的了。

就在这时，忽然又加了两柄剑。

一柄其黑如墨，一柄白如洁玉的铁剑。

萧开雁的双剑。

双剑架住兆秋息的刀势。

兆秋息不再微笑；他又换了四把刀。

换到第五把刀时，萧开雁手上双剑只有招架之能。

四剑叟和萧开雁，总共五个人，但只有两柄剑。

就在这时，兆秋息忽闻一个人说：

“真正好刀，不是换来换去的这些，而是只有一把，上天入地，碧落红尘，只有一把。”

“心里的刀好，手中的刀才利。”

兆秋息大喝一声，又把萧开雁另一柄剑切断，返过头来，只见山气淡淡，一个人长身说话，气态上竟似帮主，他吃了一惊，定睛再望，才知道是一个剑气一般的少年，怒道：

“你也懂刀？！”

萧秋水说：“梁大哥曾指点过。”

兆秋息怫然道：“谁是梁……”

萧秋水答：“‘气吞丹霞’梁斗梁大侠。”

兆秋息恍然道：“哦，是他——”

萧秋水道：“他算不算得上是刀法大家？”

兆秋息道：“当然算得上。但他的刀，只有一刀，我的刀是千千万万的，每柄刀，都有它的性格，你会用千万把刀，就要熟习每柄刀的性格，使出来才集各刀之精，众刀之锐，方才是一流刀客。”

萧秋水反问：“你熟稔了千千万万把刀的特性，但你自己的特性呢？”

兆秋息一愕。萧秋水又道：

“要是没有你自己的性格，你的刀又如何通灵？刀无灵性，不过是凡铁而已，纵是宝刀又何用？”

萧秋水双目如刀，盯住他说：

“你身为刀中之王，但人却为刀驭，然而真正属于你的刀呢？究竟是你用刀，还是刀用你？剑王尚且有掌剑，掌剑即心剑，剑由心生，传入掌中，你呢？！”

兆秋息怒道：“我当然有！”他扬掌道：“我有‘手刀’！”

萧秋水冷笑道：“我是浣花剑派萧秋水，也学过濛江剑法，梁大哥也传授了一些刀法给我，他出手一刀，却是刀中精华，招中神髓，这一刀，才是势无可匹的刀，属于自己的刀，‘心刀’！”

兆秋息额上大汗涔涔下，他自幼浸淫刀法，不信有人能在刀法上胜过他，但萧秋水又说得如此有声有色，条理分明，不由得他不信，不由得他不惊。当下喝道：

“光说无用！使出你的‘心刀’来！”

萧秋水缓缓举起了手，五指进伸，宛若刀锋，冷冷地道：“我要使出‘心刀’了。”

兆秋息见萧秋水如此凝重，也不敢大意，暗蓄内力，右手淡金一片，冷笑道：

“你放心，我的‘手刀’必定刺在你心口上！”

二 权力帮主

萧秋水的手，缓缓地平伸出去。萧开雁等莫名其妙，但见萧秋水煞有其事，便屏息以待。

兆秋息像盯着一条毒蛇一般，盯住萧秋水的手掌。

“心刀”在刀学中，确比“手刀”还要高，兆秋息是听说过，但从未碰到过，他也知道梁斗的刀法相当高强，心里丝毫不敢大意。

然后萧秋水那看似平凡无奇的手忽然加快，戳入。

兆秋息心想才不上当，若轻易接下，定必中了对方伏下极厉害的杀着，所以运尽“手刀”之刀，一刀斫出，以硬拼硬，要把萧秋

水齐腕斩断，同时也封死了萧秋水所有的变化。

谁知萧秋水没有变化。

他那一招，师出无名，根本不能变化。

萧秋水运用的是不变化的变化。

他的手和兆秋息的手无可更改地触在一起。

兆秋息要一手斩断他的“心刀”，故此用了全力。

全力的刀锋，如刀切去。

萧秋水的手如磁场。

没有刀气，但布满内力。

兆秋息一刀切下去，碰到的不是刀，而是浑密的内力。

那内力没有与刀锋发生碰击，反而吸收了对方的刀气，刹那间，宏厚无匹的内力，摧毁了“手刀”的锐劲。

兆秋息脸色变了。

他的手已收不回来了。他嘎声喝：

“这不是‘心刀’——！”

萧秋水说：“真正的刀，又何必一定是刀？！”

萧秋水凭犀利的内力，化解了兆秋息的“手刀”，他不是以刀胜，而是以力胜。如没有力，又如何发刀？真正的刀，也许只是力之巧妙锐利的运用而已；而真正的力，则是气的运聚发放。

——萧秋水有气。正气。

他吸住了兆秋息的“手刀”。他的武功，远逊于“刀王”；但他的内功，却远胜于兆秋息。

兆秋息的内息被萧秋水的巨力所激散，再无法凝聚，所有刀学、刀法、刀艺、刀技上的方法，都用不出来。

他挣扎了一会，终于完全不动，脸惨白一片，双目如刀刃，冷冷地盯住萧秋水，一字一句地道：

“萧秋水果然名不虚传！”

萧秋水淡然一笑，道：“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兆秋息双目冷冷地瞅着他：“什么问题。”